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昆曲之恋(4)

◆ 王道

在昆曲中生活

1940年5月26日,张元和生了一个女儿。“手和脚都很漂亮。”顾传玠说,“女儿可贵,应以双玉为名,取名顾珏。”但这个可贵的千金,因为元和“流产两次,海霞将珏女及奶妈均带去三元坊居住”。当时顾珏才十八个月大,海霞则是元和的干姊凌海霞。两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顾圭。圭,也是玉的意思。

“孤岛”里的生活,很多事情身不由己,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场所,顾传玠与张元和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求事业发展,效果可想而知。在最艰难的时候,张元和与顾传玠也没有离开过昆曲。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褚民谊极好昆曲,常邀请名角到家中开唱。顾传玠和张元和就是常客之一。

顾传玠和张元和与褚民谊曾同台亮相,但从未在政治上留下什么污点。这样结果的原因,就是两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自省,固守着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从上海到台湾之前,张元和似乎都没有出去工作过,对比以前在九如巷的生活,有人说“不如”,但这种缺乏统一标准的衡量,对于元和是没有意义的。顾传玠一直在努力,他去美国考察过卷烟工业,经营过进出口商行和药房生意,抗战后,日子开始出现转机。

1946年初夏,张家十姐弟在上海实现了大团圆,八年抗战,家庭成员相继失去了几位,他们在狂欢中怀念着另外世界的家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出去住酒店,都打地铺住在元和一家寄居的大别墅里。他们还去著名摄影师万籁鸣兄弟开设的照相馆,拍摄了广为传播的张家十姐弟大合影,镜头里的元和盘着头,穿着碎花旗袍,依旧是那个雍容华贵的“皇后”,只不过多了几分沧桑,身旁还多了二妹与周有光的儿子晓平、三妹与沈从文的两个儿子龙朱和虎雏。

他们的日子,仍伴着昆曲前行。张允和归来不久,顾传玠在家里客厅中搭起了戏台,说要欢迎一位“中国通”洋人,这位洋人就是后来著名的民国历史研究学者费正清。那一次,顾传玠点了三出戏:《游园》《思凡》《惊变》。张元和、顾传玠、张允和三人即上妆上场,不需排练。

1947年10月1日,张元和的身影还出现在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为筹募文艺界医药救济基金在上海举行的中秋游园会上,她和汪一鹣搭档演出《牡丹亭》,人群中有郭沫若夫妇、茅盾夫妇、柳亚子夫妇、许广平、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刘琼、金焰、赵丹、石挥、白杨、舒绣文、秦怡、上官云珠(为张元和继母的堂妹,乐益女中学生)等,最大牌的观众要数宋庆龄了。

追随挚爱,义无反顾

内战正酣时,顾传玠前往江苏海门调查地产状况,准备置办农场,养奶牛、养蚕、种植油桐,但计划很快因为战争的形势大变而泡汤。在这期间,顾传玠接触了一些地方武装,他起了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念头,他坚决要走,原因至今是个谜,就连张元和也未能完全理解,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随之而去。上海卫戍司令是顾传玠的朋友,帮他弄到了六张珍贵的船票(据说每张一两金子),他带着妻子、母亲、儿子等人去了台湾,女儿顾珏留在了大陆,直到三十年后元和才和女儿相逢,那时顾传玠已经去世多年。

到台湾后,顾传玠专心经商,办蘑菇养殖场,自创品牌啤酒,他再也没有登台演戏,没有人劝得动他,只有在朋友相聚或是人少的情况下,他才拿出笛子吹奏一曲。其子顾圭回忆:“到台的第二年,父亲在大街上开了一家毛线行,叫中福行,生意不错,也请了好几位店员。父亲很喜欢打桌球,他是个左撇子,个性也较强,在家中不苟言笑,非常严肃,但在球场上则谈笑风生,很幽默……父亲做事非常认真,他在1955年自费去西德参加博览会,一年后回来,取得了许多品牌的总代理权,但是当时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生意差强人意……那年父亲患了肝病,身体日渐衰弱,我也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才听到他清唱昆曲,非常优雅。”

通过这一回忆可知,顾传玠并未与昆曲绝缘,他为昆曲而生,这是冥冥中注定的。在台湾,他还受邀出入一些大学,向学生们传授《牡丹亭》,使得姑苏正宗南昆一脉得以在台湾传播。1966年1月6日,顾传玠患肝炎去世,终年五十六岁。这一年,张元和五十八岁。她想起了小时候大大(指母亲陆英)教她的《女儿经》: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每日黎明清早起,休要睡到日头红。旧手帕,包鬏髻,急忙去扫堂前地,休叫地下起灰尘,洁净闺门父母喜。光梳头,净洗面,早到闺房做针线。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亲戚邻舍有人来,从容迎接相留款。姑姑丑,姨姨俊,人家论时我不论……可言则言人不厌,一言既出胜千言……

“我一生做事,不知不觉会受这些女儿经的影响。例如我不大喜欢说话,就是脑子里有‘可言则言人不厌’在支配我。但我却没有‘一言既出胜千言’的能耐。”张元和说。

在张家姐妹中,就数元和话少,她对顾传玠从未有半句怨言,譬如1949年年初顾传玠坚决要去台湾,元和虽不能理解,但她还是毅然跟随。顾传玠去世后,在元和的履历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生物中心任秘书四年,别无他职。她最大的事业就是婚姻。

“愧,愧,愧,愧对传玠。”这是元和在顾传玠去世时的感慨。当初到台湾后,她曾有念头,建议顾传玠示范小生身段,她为之记录下来,但他一贯认真,自觉精力已不能完美胜任,拒绝了这一要求。“真是此生一大憾事!”元和说。或许正因为此,张元和才耗费精力,制作出了一本记录顾传玠生平和艺术之路的纪念册。但她停不了对他的怀念,她多次组织演出纪念传玠,并借昔日在上海的一场演出说:“想不到,时隔多年,在台湾黯然神伤演《埋玉》,埋的不是扮杨玉环的张元和,而是埋了扮唐明皇的顾传玠这块玉啊!”

1966年,常住苏州的干姊凌海霞去世。再后来,被收养多年的凌宏(即元和的第一个孩子顾珏),与父母分别三十一年后,在美国见到了生母张元和。母女双双定居美国,常与充和家庭来往。

元和最后一次回国是1986年参加政协部门组织的纪念汤显祖活动,与充和一起出演《游园惊梦》,一向扮演生角的她,再次站在了主角的位置上。之后,元和在美国参加了电影《喜福会》的拍摄,在片中她扮演一个媒婆。这部影片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等,多少与张家的故事有点接近。

初期,元和曾想拒绝,昔日大夏大学的老同学方英达说,导演看上了她的脸型,极力邀请。她终于心动了,她翻出了自己一件中国式黑绸棉袄,一双黑绒尖口鞋,鞋尖上钉有本色珠子花。那是1992年的12月,元和八十五岁,她第一次成为电影里的角色。演出成功之余,她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曾打算投资开一个电影公司,当时国内还没有电影公司之说,一位堂兄闻讯后跑过来对她说:“大妹,九爷(张冀牖)要开电影公司,那我们都去当明星。”后来父亲改变主意,办了乐益女中,“我的明星梦,直到老年才实现,岂不有趣!”元和说。

2001年,《张元和饰演昆剧《〈牡丹亭·游园〉中杜丽娘身段影集》出版;2002年,《顾志成纪念册》出版。2003年9月27日,张元和,这位一生挚爱昆曲、一生徜徉在挚爱中的大家闺秀,在美国安详离世。

摘自2014年第9期《名人传记》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25.密谋实施细菌战

陈述最后,弗兰克·詹姆斯说:“我请求将关于我和其他战俘的任何记录及免疫系统的研究文件公布于世。我特别渴望得到1943年初731部队拍摄我的照片。当时,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体毛,重约80磅,只穿了一件毛衣。在我的头顶上是一个我的战俘编号1294的标记。”战后,弗兰克·詹姆斯成了一个身体有80%残疾的军人,因为这个原因,1966年他从陆军退役。

2003年9月19日,《纽约时报》记者吉姆·亚德利对战俘首次回访沈阳做了报道。报道中说,在记者会上,罗伯特·罗森达尔说,当年有五六十个战俘被三个日本兵注射过“预防针”,相继出现发高烧后莫名死亡的现象。当年他也被打了三次针。一位日本记者认为,日军不可能帮他打救命的预防针,问他为什么没有死。罗森达尔说,他也不知道。奥利弗·艾伦则没有被注射,但他知道一些其他的战友,在注射后死了。罗德里克斯说,父亲说起,守卫曾经举着一些东西在睡眠的战俘鼻子底下,众所周知,这就是有名的扩散细菌的方法。

2007年来访的拉菲尔·格里菲思说:“日本人给我们注射,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些人在注射后生了病。他们也从我身上抽了血,但是我从来没因为注射而生病。后来他们还给我们量了臂长、胸围和头围。”

欧文·约翰逊仍然记得,在战俘集中营里,他和其他战俘在三个月期间几乎每周就被注射一次,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病了,也有的人未受影响。病重的人便送到冰冻间,进那里的人很少有出来的。

战俘们的话,在一份“关东绝密文件”中得到验证。这份文件写道:1943年2月1日13时,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发出命令:“关东军防水部本部应派遣下列人员往奉天俘虏收容所,援助、指导该收容所之防疫业务。”同时,关东军军医部长木尾十家又据此做出具体指示:“奉天俘虏收容所之防疫,以俘虏之菌检为重点……实施菌检所需之资料,由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携带。”

2001年5月19日,美国南伊利诺伊州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吴天威、熊玮博士一行人来到沈阳。吴天威说:“一位曾在沈阳战俘集中营待过的英军战俘留下一本日记,上面有关于日本人对战俘们进行细菌实验情况的记载。日本人不仅给那些战俘注射细菌,定期观察,死后还要作尸体解剖检查。”

吴天威教授提到的这名英国战俘,就是罗伯特·皮蒂,他在日记中写道:“1943年1月30日,对全体人员接种预防斑疹伤寒、副伤寒A型的疫苗;2月14日,注射预防天花的疫苗;6月5日,接种预防赤痢的注射液;6月13日,注射预防赤痢的注射液2次……”

“1943年2月23日,安葬142名死者。在105天内死去186人,全为美国人。”“8月6日死者达208人。”“11月21日,死者达230人以上。”

“由此可见,频繁的注射和预防,以及大量死亡的后果,难免让人对事实的真相产生质疑。”

日本投降后的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主要追究了日本细菌战的责任,判处了原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2到25年徒刑不等。

1944年7月,山田乙三从前任梅津美治郎手里接手指挥关东军时,大本营交给山田乙三的任务是把东北变成日本永久性战略基地,准备对付中、美、苏和东南亚国家,以挽救日本即将衰败之命运。

山田乙三供认,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密谋实施细菌战,早在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的1935年至1936年,就在关东军石井四郎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秘密进行细菌战的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为第731部队;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代号为第100部队,两个部队的总称是关东军第659部队。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荣泉

12.还有这一手绝活

大戏排演在即,新星剧社广发英雄帖,嵇畿真的前来应征,而且张口就说自己要演阿尔杰农。已经定下演赛茜莉的司徒纯纯,就和白煜杰窃窃私语:“我真觉得他蛮适合的,花花公子,本色出演。”白煜杰横了一眼司徒纯纯:“别人都说,他是冲着熊姐姐来的。”熊晓科本来就一阵忙乱,听到白煜杰的话,心里更加不舒服。她跑去找卫思康,让他直接把嵇畿的报名表塞进碎纸机。卫思康说:“这个大概不行,总要给他一个试镜的机会吧。”熊晓科急了,口不择言:“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演戏,他来这里就是捣乱的。你干嘛还要为难我啊?”说着,还红了眼圈。卫思康被吓到了,赶忙叫来崔云:“喏,你比较懂‘青梅竹马’的心思,快点抚慰。”崔云不太会安慰女生,只好说:“咱们招兵买马,应该一切凭实力。这样传出去,不是说我们歧视新同学、外地生吗?”

试镜前,主考席上的王雁之就问嵇畿,如果试镜不成功,是否愿意接受调剂。“哈,调剂?”嵇畿被逗乐了,耸了耸肩,“怎么听上去和考大学一样?我很喜欢玩音乐,要是演不了阿尔杰农,可以去音效组。”说着,还从书包里翻出了大提琴十级证书。主考席上的各位顿时刮目相看,在桑实学校,钢琴通过十级、演奏级考试的,不少于一个排,但擅长弦乐的,真是凤毛麟角,谁能想到一个声名狼藉的借读生,还有这一手绝活呢?卫思康就好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参加学校的交响乐团,要来剧社呢?”

嵇畿也是个爽快人:“没劲呗,全国的中学乐团都差不多,演来演去都是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大概就几所学校——像北京的人大附中、上海的南洋模范——稍微好点。我思来想去,还是剧社的音效组有意思。我本人也很喜欢那些电影配乐,像詹姆斯·霍纳这样的大师,我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个澳大利亚的大卫·希施费尔德也超牛的,他给凯特·布兰切特演的《伊丽莎白》配乐,那些巴洛克风格的舞曲,完全听不出是现代人写的。”

康素沁听呆了,她原来觉得嵇畿在写歌上有点天赋,没料到他对配乐也颇有研究。詹姆斯·霍纳是谁,她都完全没有概念。《伊丽莎白》她倒是看过,有一年学校里的歌舞大奖赛,还有学长、学姐跟着里面的音乐表演英国宫廷舞呢,但是旋律她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白煜杰好像也听愣了,他结结巴巴地来了一句:“很好……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设音效组啊……都是熊姐姐帮忙从CD里找点音乐什么的。”熊晓科一听,急了,白煜杰这家伙,总是捅娄子,说剧社没有专门的音效组,这不是拆台吗?她使劲踩了白煜杰一脚,说:“之前没有,现在来了行家,不就有了?”又对嵇畿说,“你可以开始表演了,之前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后面还有人等着呢。”嵇畿鞠了一躬,动作很潇洒,好像穿着燕尾服,胸口还挂着金表链。他拿起剧社提供的道具——一顶黑色大礼帽,开始和司徒纯纯演阿尔杰农在花园初会赛茜莉的那场戏。只见嵇畿抬了抬帽子,眉毛一挑,含笑看着司徒纯纯:“我想,你一定是我的小表亲赛茜莉了。”他语速不快不慢,声音不高不低,略略沙哑,带点余韵,俨然一个佻仆达阔少。嵇畿演绎的阿尔杰农,刚风尘仆仆地来到乡野,有些疲惫。陌生少女的美貌让他眼前一亮,精神一振,但他早在红尘中爬摸滚打多年,学会用玩世不恭的外表,包住自己已经很累的心。

这样逼真的表演,再加上王雁之出色的配音,真是绝配。康素沁不由想起,她和王雁之那天给这场戏配音的情景,他们两人之间的芥蒂,似乎就像干冰一样挥发了。此刻,王雁之就坐在她旁边,两人不时心照不宣地交换一下眼神。时间啊,就此停住吧!她像浮士德那样祈祷。康素沁马上被响亮的掌声惊醒了,原来是嵇畿的表演结束了。“棒极了!”卫思康和嵇畿握手,“真是太精彩了!你就是阿尔杰农!王尔德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也一定会很欣慰的!”崔云也笑着说:“可惜,我们就要损失一名音效师了。”嵇畿已经把自己当作剧社一分子了:“没关系,配乐的事情,我也可以给熊姐姐帮忙。”说着,对熊晓科摆出一个温暖的微笑。熊晓科腹诽:你当我是赛茜莉这种蠢丫头啊,我才不会被你电到呢!她转了转眼睛,有了主意:嵇畿进剧社,我在月考前给他安排很多任务,他不就知难而退了吗?不由得意起来,也朝嵇畿笑了一下。